

N 耐人寻味
atrenxunwei



珍贵的普通人

□莫小米

棵树——这被称为自然体育课。

此项目取名“青云学子计划”，源自“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”之意，期望这群资质不凡的孩子实现阶层跃迁，成为一个不普通的人。

十多年过去了，这个投资巨大的项目并不如当时想的那样，培养出一批精英人才、社会栋梁，因为就学政策、环境与原生家庭等原因，随着每一个升学季，孩子们像放在漏斗里，被一点点筛选掉，只有少部分人“幸存”。

在澳洲上学的徐博是幸存的一位，他花两年半时间拿到了本科学历。他说：“从外界看，这可能是一个失败的投资，但我觉得它是成功的，它教会我们如何做一个向上的人、一个正直的人。”

有着同样教育理想的，科蚪实务学堂亦是一例。它是一个面向15岁到18岁农民工子女的全日制、非学历职业教育公益项目。

这些孩子并非尖子，而是一群被应试教育“落下”的孩子，早早辍学，离乡打工，却仍然怀有改变命运的梦想。

“科蚪”并不是一本正经的教育机构，而是一个让孩子们可以动手造物、探索的实验室。在“科蚪”造物空间里，孩子们学木工，玩黏土，拆解电风扇，也玩积木，学编程。在玩耍中学习新知，爱上科学。

“科蚪”的目标是，让孩子们通过专业技能的学习，做出自己想要的成绩，感受到自己身上微小却又重要的价值感，将他们培养成能守住底线，能关爱他人，能参与公共事务的、珍贵的普通人。

“青云”曾期望培养出不普通的人，最后那些孩子还是普通人。与“科蚪”一样，其实验最终的意义，也是让孩子成为“珍贵的普通人”。这一点，值得正苦苦焦虑希望孩子出人头地的家长借鉴。



有一位老人

—致袁隆平爷爷

□李沁攸

有一位老人

生根于无边的稻田之间

有一双脚

赤裸着踏遍辛酸的土地

有一双眼睛

探求茫茫苍穹的秘密

有一双手

轻拂着金黄色的喜悦

有一颗心

一生倾注在中华大地

在这个夏天

有多少粒成熟的种子

为他低下头

有多少束饱满的稻谷

为他弯下腰

有多少只湿润的眸子

停留在空荡的灿烂上沉默不语

风拂稻浪

一个身影仿佛在禾下乘凉

风留住过往

他也是一棵成熟的稻子

季节到了

便回到了土地母亲的怀抱

稻香四溢

花开花落间

又是一年丰收季

苗圃金黄

那株挺直脊梁的稻穗

只是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

Y 有此一说
ouciyishuo

无视打败无聊

□马德

生活中，有这样一种人，他们并不乐意好说话。具体表现是，言辞总阴阳怪气，酸酸的，你听不出是在赞美还是在讽刺，是肯定还是否定，是有意还是无意。说他们坏到什么地方，还谈不上，但好到哪里，也绝看不出来。与此

类人往来，你不至于拉下脸来，却也真难和气相处。

以角色论，这样的人，算不上小人，但很容易成为小丑。

有时候想，这些人为什么故意把话说到这么难受和别扭呢？我觉得，他们是以这种方式跟生活较劲。他们想对生活有点态度，但本质上又怯

懦，所以只好反话正说，胡话诡说，插科打诨，嬉皮笑脸。

对于这样的人，你就让他唱，就像看戏台上的人唱戏，让他唱。唱着唱着，他自己就觉得没意思了。反而，他会觉得你有意思，心里想，这是个什么人呢，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呢？

我的意思是，反唇相讥，以

酸制酸，是最没格调的一件事。遇见此类人，遇上这般事，静观胜于激辩，漠视胜于对抗。你所要做的，就是用你的无视，打败他的无聊。

不管对方的人性有多低矮，有时候，不搭理他，你就站在了自己的高地。

一个人和一个时代

乱世
文传

□耿立 编著



就可以与挫折对抗。比如苏东坡。他被放逐到荒僻海南，夏天极其潮湿，秋天阴雨连绵，所有东西都发霉，床柱上还长了许多白蚁，要什么没什么。六十岁的老人，水土不服，无朋无友，寂寞无聊，但他却没有悲观厌世，更没有失去生活的乐趣与美好的理想。他自己制墨、采药、盖房，同时抄录了《唐书》《汉书》，注释《尚书》，编定了《东坡志林》，考定药书，赋诗作词。似乎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将他打倒，因为他总有一颗“诗心”。

庄子《逍遥游》里说：“鵩鸟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”孔子《论语》也说：“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”看来，最关键的是物质的多少，而是“精神”与“心灵”的高度和境界。

穆罕默德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假如你有两块面包，你得用一块去换一朵水仙花。”巴金说：

“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！”他的话就是最好的答案。换而言之，作为人，活在世上，真要活得像人，还需要有高尚的精神追求，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，这就是一颗诗心。

我记得在郭满禄五十岁的时候，他一人在家颇寂寥，我和一个兄弟到他家，买了菏泽城里有名的小吃黄家烧鸡，还带着一首诗。我对郭满禄说，谢孔宾是五十岁到菏泽来，开拓了一生的事业，你才五十，要辉煌地一跃。诗曰：

庄老孔孟大拼盘，
失意暂驻小讲坛。
口吐宏论惊草木，
身惜羽毛中方园。
巨木不求栋屋宇，
国手灶下烹小鲜。
诗扉方开三巡后，
坦腹东榻意悠然。

令我感动的是，有年秋天，我要开一门新课《文学创作论》。夜雨中，我到A楼的教室

去，远远地看到一个健硕而蹒跚的身影，竟是年过八旬的谢孔宾走在落叶的夜幕里。

先生是要听我的课，我感到温暖。雨加深了夜的浓度，夜给雨增添了诗意。先生与我一起爬到四楼，然后在我办公室看我写了几个毛笔字，《千字文》里的句子：露结为霜。先生鼓励几句，然后就提笔写了一个“结”，给我示范。

在秋夜课上，我看到郭满禄也到了课堂。

讲课结束，难得浮生闲暇，和郭满禄到谢孔宾家，三人絮话。郭公不顾晚几日肠子要做手术，要谢先生拿酒，下酒菜只是一碟韭花，一碟酱大头。

还是在一月前，郭满禄到北京检查身体，怀疑绝症，而今排除，但要把肠子去掉一段，菏泽方言要去掉一骨碌。我也学着郭满禄，开始赋诗：

郭公才高难匹俦，
识公不愿免封侯；

九曲回肠肠拧劲，
天妒割一骨碌。

那次讲课，窗外雨潇潇，开场白以王溪生的《夜雨寄北》为引题，后在谢孔宾处与郭满禄畅谈，遂又写诗曰：

推窗便即雨迷蒙，
夜课诗意任纵横；
坐中鬓影知何在，
心上巴山几万重。
剪烛声里秋池忆，
伊妹怀中卧雕虫；
一课即了回首望，
却见台下白头翁。

在讲课的时分，说到李商隐现在也会使用伊妹儿（邮箱）吧，他的《夜雨寄北》不是写在纸上的，而是用伊妹儿发给心上人吧。八十多岁的谢孔宾白发苍苍坐在台下，还是那么专注，在讲课的时候，使我有读史的感觉：一篇读罢头飞雪，现在一课即了，时间也白头么？

第十五章 谢氏门墙

晚年的谢孔宾，有时要到城里去，七十以上的人，还是骑自行车，偏腿上车，车行如飞，上身穿蓝色而领口夹带一点靛青颜色的运动服，背影妩媚，真是“谢家子弟”，讲究举止风度，服饰端庄大方如芝兰玉树一般的因子，还是辛弃疾说得好：“似谢家子弟，衣冠磊落，相如庭户，车骑雍容。”谢先生在早年，人就说其“架子大”，这在当时不是谀词，但他挺拔，不卑不亢的神态是我们可以想见的。